

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译文

心灵驿站

汤姆的心声

◆ (美国) 珍妮·琳德 (编译)

看到汤姆闷闷不乐地走出三年级教室、一个人孤独地站在秋千架下，我的心情格外沉重。汤姆是独生子，他曾经是个活泼快乐、学习成绩非常优秀的好学生，可是自从他的父母分居以后，他变得沉默寡言，性情乖戾，对同学态度非常不友好，尤其是他的学习成绩直线下降，似乎对什么功课都不感兴趣了。我找他谈了好几次，可是除了站在我面前低着头、使劲地搓手指头之外，他一句话也不肯说。作为班主任老师，看到这种情形我十分焦急。特别是当我从他的课桌底下捡了那张纸片以后，我便急不可待地通知了他的父母，要他们尽快到这里来和我谈谈汤姆的情况。

汤姆的母亲先到，和我打过招呼，就直接坐在窗户旁，浏览着窗外的风景。紧接着汤姆的父亲也赶来了。我松了一口气，他们两个接到了我的通知以后，能按时赶来，这说明汤姆在他们的心目中仍然占有重要位置。他们彼此见到对方，虽然都有一些惊讶，但很快就显得很冷漠，视而不见。汤姆的父亲对我点点头以后，也匆忙找了一个位子坐下来，在那里翻看手机短信。

我详细地向他们介绍了汤姆近来的表现。我的声音不大，语气平缓，我以为这样也许显得老练一些，不会让他们觉得我是个刚刚走出校门不久的黄毛丫头，没有什么教学经验。为了不放过我说的每一个字，我注意到汤姆的母亲起身重新坐到我面前，这样他们两人就挨得很近。

“我不想干涉你们的私生活，但是汤姆的行为的确令人担忧，作为他的班主任，我有权要求你们必须尽到父母的责任。你们要帮助汤姆，帮助他尽快改变这种状况。”说着，我的眼光在他们身上扫过，我发现他们两人都低着头，没有吭声。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，我有点慌神，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，可是表面上我却显得很镇静。

我从口袋里慢慢地掏出那张纸，把它放在桌上，我告诉他们这是我从汤姆课桌底下发现的。这是一张从作文本上撕下来的纸，皱巴巴的，上面泪痕斑斑，已经发黄。这张纸的正反两面都潦草地用铅笔写满了同样的字：“亲爱的妈妈、亲爱的爸爸，我爱你们，求求你们不要离婚……”

我小心翼翼地抚平这张纸，把它递给汤姆的母亲，她接过去翻来覆去地看了一会儿，然后默默无言地递给汤姆的父亲。就在她递纸的那一刹那，我瞧见了她的眼睛里似乎有晶莹的泪光闪动。汤姆的父亲接过这张纸，捧在手里来回回地看，似乎看了一个世纪那么久。这个时候，我一句话都没有说，静静地站在那里，看着他们。

最后，我看到汤姆的父亲仔细地把这张纸折起来，放进贴胸的口袋里。他望着我诚恳地说：“请老师放心，今天放学的时候，我和他妈妈会一道来接他回家。我想我们是该和他好好地谈谈，亲爱的，你说是不是这样？”说完，他站起身，扭头殷切地朝妻子看。汤姆的母亲点点头，对他报以微笑，紧接着就用手抹掉眼中的泪水。

和我告别以后，汤姆的父亲帮妻子披上大衣，然后手挽手地和她一道离开了教室。这个时候，两人似乎都没注意到我也已经热泪盈眶，因为我知道，我不仅抚平了纸上的皱纹，更重要的是我还抚平了他们心里的皱纹。

百味人生

大卫是个流浪汉，一年四季在街道拐角处静静地乞讨，很多人根本注意不到他，所以他经常衣不蔽体、食不果腹。今年的冬天下得特别大，大卫躲在角落里，拼命地跺脚取暖。

我在一家针织厂打工，任务是给各个销售点送货，今天送货途中，我老远就看见大卫在墙角跳“触电舞”，于是我猛蹬几下，快速从大卫面前经过，“不经意”落下一打袜子，因为我也曾经和大卫一样沿街乞讨过，深知流浪汉的辛酸和尊严，我不需要他们的诺诺言谢。

第二天，我专门从大卫乞讨处经过，老远就看见大卫穿着厚厚的红色毛线袜静静地坐在角落里，这时候一辆崭新的轿车停下来，从车里走出来一家三口，他们的儿子手

■ 反差 (土耳其 奥兹贝克)



鲍里夫的选择

1942年，我与安妮塔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小镇偶然相识，她是个孤儿。安妮塔的父母都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游击队员，在反击德军的战斗中相继死去。一对教师夫妇冒险收养了这个孩子。这对教师夫妇的儿子是德军的一名翻译，也就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眼中的卖国贼，为了不让儿子把安妮塔交出去，他们已经跪求过儿子好几次。那一年，安妮塔只有10岁。

我原本是个作家，出于对德意志帝国的忠诚与支持，并且我会捷克语，所以我加入了德意志帝国的陆军部队，成为了一名随军记者。自从成为侵略军中的一员后，我对身边一切的正义和善良已视而不见。

那晚，在写完一篇歌颂德军的战绩的长篇报道后，我来到了小镇的郊区。当初德军进入这个小镇时，并没受到太多的反抗，所以这个小镇几乎保持了战前的样貌。小镇的郊区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，我躺在草地上，看着天上的星星，沐浴着皎洁的月光，感觉真是惬意极了。就在当天，有人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埋葬了老鲍里夫，一个小镇里唯一的一所中学的校长，年轻时就已经移民到这里的德国人。60多岁的鲍里夫因为曾经是德国人，我们的司令官达蒙·格特命令他教全镇的居民讲德语。我曾与这位老人交谈过两次，知道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人。说实话，我内心很敬重鲍里夫，如果是在和平时期，也许我会拜他为师。

鲍里夫是个倔强的老头，对达蒙·格特司令官的命令拒不执行，还当面骂过达蒙·格特司令官。达蒙·格特司令官也许也敬重鲍里夫，也许鲍里夫曾经也是德国人，所以没跟他计较。但昨天我们发现鲍里夫与捷克斯洛伐克的游击队接触，达蒙·格特司令官马上让人把他抓了起来。鲍里夫拒不供出游击队的藏匿地点，达蒙·格特司令官恼羞成怒，把他枪毙了，然后把他的尸体扔到了郊区。据我所知，是学校的几个老师埋葬了他。

我大口大口抽着烟，望着这位老人坟头的新土，努力想象具有德国人血统的鲍

无意创造的奇迹

◆ (美国) 斯蒂芬妮·本尼恩 赵文恒 (编译)

里提着一双皮靴送给大卫，临走还在大卫额头上亲了一下，大卫似乎想站起来说些什么，但一家三口随即上车绝尘而去。

从那以后，我即使绕路也要从大卫的家门口路过，以便看看他还缺少什么，但就在短短一周里，大卫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，浑身上下都是暖和的冬装，还戴着一顶圣诞老人的帽子，甚至身边还放着厚厚的睡袋和毯子。

其实大卫不知道，就在这一周内他成了全国的明星，原因很简单，有位记者看到我“送”给大卫袜子那一幕，于是在媒体上发起了一场“救助流浪汉大卫”的活动，并且要求大家悄悄进行，不要让大卫有丝毫察觉，于是街头就出现了这样暖心的一幕，众多的市民每天从大卫“家”路过，总会无意落下一两件衣物或食物，并且各不相同、刚刚够用！

一周后，报纸上乘机推出了“救助流浪汉”活动，范围不再局限于大卫一人，于是街头再次上演了一幕幕“丢失物品”的喜剧，我觉得今年真是温暖的圣诞节！

一个月后，大卫成了我的同事，因为老板街头招聘时“无意”遇到了大卫；

半年后，大卫成为我的领导，因为早已经是大明星的他“无意”中促成了几笔大业务；

一年后，大卫当上新郎，因为他无意邂逅了老板的千金，两人在开会时一见钟情；

再过一年，大卫当上了两个女儿的爸爸，因为太太“无意”中生了一对双胞胎；

再后来，大卫成了我的老板……

大卫身上始终延续着各种奇迹，但我始终不这么认为，你觉得呢？

登山迷的信条

◆ (日本) 水谷修 华小宝 (编译)

最近，许多孩子找到我，希望从我这里得到拂去迷惘、走向明天的助言。他们都是些在人生旅途上遇到挫折，暂时迷失方向的孩子，不愿上学，也不愿呆在家，经常彷徨在街头，因而被称为“夜晚荡街少年”。看到他们为过去的挫折和眼前的迷惘痛苦，我也忍不住替他们着急。

我不由回想起自己的青少年时代。从十七八岁一直到四十岁前，我是个登山爱好者，自诩为“登山迷”。登山迷有个尽人皆知的信条：“迷路时就向上走！”即使有多年登山经验的登山迷也有迷路的时候，特别是在冬季，前方几乎根本看不到路。我们登山时赖以凭恃的唯有手中的地图和偶尔发

现的系在树枝上的布条，可有些少人攀登的山上，连布条标记也没有。

登山最怕迷路。迷路时怎么办？只有朝着上方继续攀登，在山峰与山峰相连的山脊线上，一定会看到路。此时，如果往下退，弄不好就会坠入深谷，而假使在原地惶惶不前，那等待登山者的只有冻死、饿死或累死！

人生也是一样。痛苦、烦恼、一时迷失方向，这时最要紧的就是向前，勇敢地去拥抱明天，你面前就一定会出现一条新的道路。

我对这些孩子们想说的助言就是：“迷路时就向上走！”

◆ (美国) 古尔德·卡鲁 虎启航 (编译)

里夫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土地上过着处处受人尊敬的、幸福的生活——假如德军没有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话。就在这时，我看见了安妮塔。

她一手拿着一只白色的小花圈，一手拨开挡道的杂草，来到鲍里夫的坟前便跪了下来，把那只小花圈放在坟头上，轻轻喊着“鲍里夫爷爷”，不一会就泣不成声。

我惊讶地站了起来，快步走到她的身边。也许是因为我穿着便装的缘故，安妮塔没有被吓着。她转身抬头看着我。“先生，您也是来看鲍里夫爷爷的吗？”她问。我只好顺水推舟地点头，并用捷克语问她：“孩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我叫安妮塔。”然后，她哭着扑入了我的怀里，边哭边说：“先生，您是一个好人！”我一时手足无措。

“孩子，告诉我，你怎么会到这里来？你认识鲍里夫爷爷吗？”

“约克爷爷和伊莲奶奶的儿子要把我交给德国士兵，约克爷爷和伊莲奶奶让我偷偷跑了出来。我一跑出来就遇到了鲍里夫爷爷，他把我藏了起来。昨天早上鲍里夫爷爷被德国士兵抓去前，送了一张他的相片给我。”

“相片？”我有些愕然。

“对，鲍里夫爷爷的相片！”安妮塔说完，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相片。

“孩子，可以把相片给我看看吗？”我问。

安妮塔把相片放到我的手里。借着皎洁的月光，我看到相片上的鲍里夫50岁左右的样子，满脸灿烂的笑容。

“鲍里夫爷爷在相片的后面写了一句话。”安妮塔说道。

我把相片翻过来，看到上面写着这些文字：一个人虽然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，但可以选择做一个有正义的人，一个有良知的人。

“我虽然还不能完全理解这句话的意思，但我知道鲍里夫爷爷的选择是对的。我以后也要选择做鲍里夫爷爷这样的人。”安妮塔说道。我的心一抖。我觉得自己那卑劣的灵魂在鲍里夫和安妮塔的面前已经暴露无遗。

谁过的生活更好？

◆ (美国) 史蒂夫·古迪尔 陈荣生 (编译)

一位名叫大卫的人，很享受生活中简单的东西。他时不时地到美国西部度假农场、国家森林公园和季节性度假胜地打工。然而，他弟弟却想诱惑他去找一份“真正”的工作，并生活在一个有钱就可以买到东西的世界里。因此，大卫的弟弟常给他发自己在享受的所谓的“好生活”照片。他在那些“拍立得”照片上贴上“我的新音响系统”或“我的新车”等标签。

但在大卫给他回寄的一张照片后，他就停止给哥哥寄照片了。大卫给弟弟寄的是一张大海报，海报上是怀俄明州大提顿国家公园的壮丽景色。在海报的背面，有大卫的留言：“这是我家的后院。”

快乐城堡

什么是政治

◆ 承受 (编译)

儿子问父亲：“爸爸，到底什么是政治呀？”父亲答道：“我的儿子，这样吧，我给你打个比方，你就容易理解了。我每个月赚很多钱给全家人花，所以我是资本家。你母亲负责管钱，负责家里的开销，所以是政府。我们家的保姆属于工人阶级。我们大家所做的只有一个目标，也就是为了你的幸福，所以你是人民。你的弟弟现在还穿着尿布，他是未来。清楚了吗？”

儿子：“我过去睡觉了。”

夜里，儿子醒了，因为他弟弟把尿布尿湿了，大哭起来。于是儿子走到父母的卧室去，看见只有母亲一个人躺在床上，睡得很熟。他又去保姆的房间，想找她帮忙。没想到父亲正好在跟保姆作乐，他们竟没发现这位儿子曾出现在他们的床前。

第二天早上，父亲问儿子，能不能再说一遍什么是政治。

“能。”儿子说道，“乘政府在睡觉疏忽时，资本家在欺负工人阶级，人民没有人管，未来够呛。”